



李倩 著

醉归处，皆非他乡

南唐后主李煜的昉丽情词

词也锁魂，人也锁魂；
他的江山风月，亦是我們心中的溫柔繾綣。



石油工業出版社

醉归处，
皆非他乡

李倩 著

醉归处，
皆非他乡



石油工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归处，皆非他乡：南唐后主李煜的旖丽情词/李倩著.
北京：石油工业出版社，2013.8

(阅读大中国·诗词)

ISBN 978-7-5021-9672-1

I. 醉…

II. 李…

III. 古典诗歌-诗歌欣赏-中国

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0761 号

醉归处，皆非他乡

出版发行：石油工业出版社

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)

网址：www.petropub.com.cn

联系电话：(010) 6452355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晨旭印制厂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710×1000 毫米 开本：16 印张：11.75

字数：160 千字

定价：28.80 元

(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我社营销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云淡无痕，风已过



——一个人，一段往事；一阙词，半盏流年。

这个春天，与他狭路相逢。用他整整四十二年的人生，把我一季的时光装载得满满当当。四十二年，分明是他的人生轨迹，却成了我笔下的追忆。

其人其词，史书越是语焉不详，故事越扑朔迷离，思绪也就越能生就一副想象的翅膀，穿越千年的纷繁时光，落在他那段从极幸福到大悲情的生命历程上。尘世情缘，最好莫过于于细细的温暖文字中开启一季的缱绻，一屋一笔，一方蓝天，看人世浮华，等到盛大的生命帷幕悄然落幕，留给我的，却是一行再清浅不过的泪。

一段传奇。彼时，他是江南如风的男子，俊秀飘逸，吟诵沉溺的是“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”。以为一生从此可以安静地惯看秋月春风，却不曾想到，某一天，突然被历史推向了那个俯瞰南唐三千里河山的位置。

北宋建隆二年（公元 961 年）七月，李煜在金陵继承南唐国主之位，那一年，他 25 岁。从此，宿命为他埋下了悲剧的结局。

他腹有诗书、才华横溢，爱书法绘画，耽溺诗词歌舞。继位前他有“通书史，善歌舞，尤工琵琶，至于采戏弈棋，靡不妙绝”的绝色美人大周后相伴，待大周后病逝，他又从她的妹妹小周后那里找到了情感的归宿。无需担忧生计，多像一个富贵

闲人。

但是，他天生一目重瞳，这个在古时被看做帝王之相的表征，让他那颗一直追求浪漫的心不时地遭遇血性政治斗争的挑战。所以在他还只是皇子时，他便安于皇子的身份，为了躲避太子弘冀的猜疑，自号隐士，求一时安稳；当他成了南唐国主后，他也岁岁向那个北方的赵氏王朝纳贡，宁可偏安一隅，也不愿血腥相残、兵戎相见。

他是个以赤诚之心活在当下的人。现实给他什么，他就接受什么。

所以，当他不得已登上皇位时，他便安于皇帝的的生活，纵情享乐，性情而活；当他守不住江山，眼看着南唐就要灭亡时，他也顿时失去了负隅顽抗的戾气，肉袒而降；当他北上到了汴京，以囚徒的身份求得一隅容身之处时，他亦不是卧薪尝胆，耐心等待将来的机会，而只是默默承受那亡国奴身份带给他的极限卑微与无边悲痛。

但是，政治家需要活在未来。帝王需要的是运筹帷幄、未雨绸缪，钻研的是尔虞我诈、兵者诡道，站在脚下的土地上，怀揣的是万里河山。他的浪漫，血腥的历史不需要。因此，尽管他的当下让他秉持了赤诚相对的真性情，却也让他失去了能够维持当下不尽繁华的靠山——他的南唐。

直到失去的那一刻，他都浑然不知。

四十年来家国，三千里地河山。李煜也只能唏嘘感叹，然后仓皇辞庙北上。有人怪他“垂泪对宫娥”，在这末世万分悲痛之际，他舍不得的竟是宫娥们。人们不解，也纷纷责备之。可这正是李煜的性情之处，其实家国对他而言，是个非常浅的概念，他很可能从来没有好好看过金陵的样子，他更没有机会走出金陵，看看他的三千里地河山究竟是怎样的繁华。

若细细想来，这大概也就是他的痴吧。

人世茫茫，成王败寇，李煜不过是其中痴人一枚。他的痴，先是给了大周后，后来给了小周后，待他来了汴京，他的故国情痴便如那一江



春水，不断亦是看不见。

被拘禁的三年，先是违命侯，后是陇国公。他受尽屈辱，求酒，求俸禄，他在一国之主变为裙下之臣，其中苦楚，唯有自知。无人敢来探望他，只有一老卒守着门，仿佛守着他与外界的隔绝。其实，就算没有人守着门，李煜也不敢擅自出院子。南唐已没，尊严已失，他只能躲在这一方四角天空之下，苟延残喘，连求生的意识都薄弱得很。他尽情饮酒，伤身又如何。就连小周后被赵光义侮辱，他也只能暗自流泪痛哭，却不敢言一句。

他感受过极欢乐，也体验过极悲痛。而正是这极欢乐与极悲痛，让他的赤诚之痴蝶化出另一种凄美的风采。如果说，江南，是李煜作为君主的滑铁卢，那么汴京，便是李煜这一风采的一场盛大的诺曼底登陆。

千古词帝。他把他所有的人生际遇都写进了那平平仄仄的长短句中，欢乐如是，忧愁如是，繁华如此，颓败如此。人生有多绚烂，他的词句就有多壮美；人生有多悲苦，他的词句便有多决绝。

亡国前，他的词就已渐渐摆脱了花间词的靡丽；亡国后，他的词更是因着他起落的身世而“眼界始大”，变“伶工之词”为“士大夫之词”。他像一个以自我的血泪人生担当起引领重任的悲苦者，让后世的宋词开出了极绚烂的花。

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清代文学家余怀言其“风流才子，误作人主”。

然无丧国之痛，便也无那么多震烁千古的名句。

他不过是在这世间走一遭，享尽这人世繁华与颓败的极致，再淡淡地看这些来了又走。最终他也走了，所有的爱恨情仇一并成空，只留下那些在书页案头、市井街巷里流淌的词句，供无数的后人徜徉其间，寻觅着他的踪影，品味着自己的人生。



目 录

第一阅 正春风

最是深情少年郎 / 2

年年岁岁说相思，道不尽相思 / 7

身处庙堂，心在江湖 / 12

心中有江山，岂能快意潇洒 / 17

享琴瑟在御，岁月静好 / 23

春光无限，纵情欢乐 / 29

第二阅 红颜劫

红颜是场劫，花好月圆难长久 / 36

朱颜逝，谁解男儿相思 / 41

既是相遇，别问是劫是缘 / 48

人间自多情，从来偷不赢 / 53

情根深种，红帐内又迎新入 / 59

谢谢你，赐我空欢喜 / 65

从此长相伴，再不远别离 / 71

第三阙 梦难归

人间没个安排处 / 76

落梅乱如雪，拂了还满 / 82

黄昏独倚阑，兄弟归不归 / 87

物是人非，泪湿春衫袖 / 92

谁的江山，马蹄声狂乱 / 98

第四阙 江南破

结局已出，乾坤已定 / 106

梦境有多繁华，现实就有多屈辱 / 112

汴京的秋，是离人心上秋 / 118

故国旧梦，梦断都成空 / 123



目 录

金锁已沉埋，壮气蒿莱 / 128

世事皆如梦，唯有酒解忧 / 134

第五阙 旧江山

梦里再回望，故国早已逝去 / 142

又是一年春，却是离别殇 / 148

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/ 153

梦里不知身是客 / 160

真情越是错付，悲凉越是无助 / 166
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/ 171

词

第一阙 正春风



最是深情少年郎

一斛珠

晓妆初过，沉檀轻注些几个。向人微露丁香颗。一曲清歌，暂引樱桃破。

罗袖裛残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洩。绣床斜凭娇无那。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。

四月，京城的风在乍暖还寒的日光里穿梭，把窗棂击的啪啪响。与李煜相逢在这样的季节，丝丝温暖，涌入心怀。读他的故事，看他的词作，千年的时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历史年轮，依旧是那么让人心醉不已。

要说他，注定绕不过一个情字，而他的情，又怎能离了她，离了他们那青葱岁月里的殊胜繁华？

遇见时，他十八，她十九，如此幽幽的锦灿华年。彼时他叫从嘉，是南唐中主李璟的儿子，她叫娥皇，是南唐开国老臣周宗的长女。他贵为皇子，却是一袭江南烟雨里如风的男子，面容俊美、腹有诗书、气质华贵。而她，恰巧也是那倾国倾城色，多才多艺身，“通书史，善歌舞，尤工琵琶。至于采戏弈棋，靡不妙绝”。不是子期与伯牙，却更胜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情。甫一见面，交会的眼神便纠缠在一起，再也不愿意分开。

琴瑟和鸣，怎能不谱出一段千古流传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？

为爱而唱，源远流长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清风流水的诗经里，



是温文尔雅的男子对彼岸衣袂飘飘的女子的浅吟低唱；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，我候着你，一汪瑶池的情怀心动在两小无猜时；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忠贞相守着承诺，十指相扣的绝恋沉落于山水无觅处……经年累月，爱的影音交织在千古流传的诗词歌赋里，萦绕在人生历史的明道暗隅，穿越时空的隔断与劫数，摇曳出一场又一场的来来往往。

盛唐之时，众人皆知杨贵妃，却不知，在她之前，唐玄宗钟情的却是另一个叫江采苹的梅妃。“于以采苹？南涧之滨；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。”长于诗文，通乐器，善歌舞，体态清瘦、风姿出尘，素装淡雅、飘逸脱俗，当真是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只是，她何曾料想，自古君王后宫三千，专情者又有几许？当体态丰盈、娇羞妩媚的杨贵妃映入他的眼帘，宠幸于她便就此戛然而止。人生如此翻云覆雨，长路漫漫，相伴她的只是那冷宫清月，再也不是温软如水的耳鬓厮磨。偶一日，他心旌触动，忆起前尘旧事，点点不舍，遂密会她，曾经的高雅脱俗、浅笑低颦却换作了鬓发凌乱、满身凄切。许是过意不去，他走后，她收到了他送的一斛（相当于十斗）珍珠。他心不在此，梳妆又为谁看？更何况她本就是心傲的女子，故坚辞不受，并决绝地还了他一首诗：

柳叶双眉久不描，
残妆和泪污红绡。
长门自是无梳洗，
何必珍珠慰寂寥。

要么你来，我便会承你的恩情；你若不来，送来珍珠这无情物，我亦不稀罕！宁愿寂寞，也不要这明是慰藉他人实则慰藉自己的抚慰。繁华过尽，

从此不入君怀，冷宫的日子，一眼便望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只是唐玄宗彼时也是五味杂陈，无可奈何下，只得让人将这首诗谱成了曲子，曰“一斛珠”，从此流传开来。世事波谲，当时的梅妃又岂能料到，两百年后，另一个男子却就着这个词牌，毫不遮掩地写尽两情相悦里的恩爱缱绻。

这男子，就是那初名从嘉，诗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李煜。南唐三主，他是最后一个，故称后主。若是能够穿越，很多人必定愿意去往那个“儒衣书服”兴盛之南唐，领略那一番“比年丰稔，兵食有余”之下的“元和风”。从嘉浸淫其中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而娥皇大家闺秀，自然也不落下风。

李煜和大周后的结合是政治上的联姻，是历来皇族权贵婚姻模式的延续。只是，当真是巧发奇中，天遂人愿。他们才艺卓绝，志趣相投，无疑就是天生的一对，让人不由得想起宝玉初见黛玉时那般似曾相识的心境：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“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”，端的是天作之合。

从掀起盖头那一刻起，爱便在两颗晶莹玲珑的心中生根发芽了。从此，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”。日日声色，自是郎情妾意，好一番吴侬软语、不思朝暮。《一斛珠》自当是为此而作。

也是这般林木葱茏、草长莺飞的季节。新婚燕尔，爱情如这春色一般沿着青翠的时光疯长，细密、灵动、多彩。罗衣锦裘，夜色在不知不觉中已然退去，温煦的阳光落在窗楣上，他醒来。而她早已起身，不在床榻。

仿佛就只是寻常的富贵书香人家，宫闱内的世界自得其乐，宫闱外的喧闹走不进来。他知她在，虽未见，却心明。思起昨日，浅笑里花摇影动；念及今朝，轻吟中顾盼生姿。梦里，他策马扬尘，在鸟语花香的陌上望尽天地的苍茫。她附在他身侧，静谧的只剩下呼吸。内心的柔情霎时温润了时光，醉了流年。

他起身，带着些许的慵懒，洗漱完，一步便望到了她。



此时的大周后刚刚盘完发髻，描眉画眼，整衣拢发，轻点朱唇。少许适中的沉檀让唇色更为生动。李煜轻轻地从身后走近，不言，她亦不语。不回望，就已知他在身旁。偌大的闺房，却好似只有他和她，仿佛都静默在时光里，却分明能够闻悉对方的气息。

她吐气轻盈，却有淡淡的香味飘散而出，形神之美艳不可方物。微微开口，似吟或唱，欲语还休。

时光清浅，岁月绵长。那日，他携着她，在绣房里小饮清酒。仿佛人这一生，欢愉皆存于这呢喃软语、举手投足中。她憨嗔可爱，掩口小饮，薄袖沾湿亦无所觉。酒助人醺，她双颊绯红，轻挪莲步，寻到绣床，轻轻倚靠于上，似不能自己，娇娆之态顿生。望着酒桌旁俊秀无双的他，她似有力无力的样子，从床上扯来几根绒线，嚼在嘴里，面带笑容，眼神迷离地朝着他轻轻睡去。

“莫为词人轻薄，正是词家本色。”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容貌和气质皆是清丽脱俗的，更何况，两情相悦时，那眼神里，除却彼此，又哪能容得下它物？

读这首词，会发现通篇皆是围绕“佳人口”落笔，轻启沉檀，涂的是翠滴的唇口，千娇百媚；回眸浅笑，微露的是含有如丁香般香舌的口，气味芬芳；清歌一曲，张的是状如樱桃的小口，九曲回肠；推杯换盏，掩的是醺染酒渍的嫩口，销魂陶醉；红茸轻嚼，唾的是柔情妩媚的调情之口，花容凌乱。句句不离“佳人口”，却写尽娥皇的明眸皓齿、婀娜风流。尤其是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，真正是将那娇羞的香闺韵事写得活色生香，娥皇的活泼妩媚跃然纸上。

写调情之乐，李清照也有一首词精髓颇似这首《一斛珠》。

晚来一阵风兼雨，洗尽炎光。理罢笙簧，却对菱花淡淡妆。

绡绡缕薄冰肌莹，雪腻酥香。笑语檀郎：今夜纱厨枕簟凉。

——《丑奴儿》

“男中李后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极是当行本色。”年少时，家境富足、教育良好，使得他们的作品情真意切、音律和谐、意境绝美。同是写新婚不久后，李煜写的温婉，易安则表达的直白。“笑语檀郎，今夜纱厨枕簟凉”一句较之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意图更为明显：抚琴你不理，那就画个淡雅的晚妆，穿上轻薄的衣服，冰肌玉体，更要面露粉笑地对檀郎说一句，今晚的席子很凉爽哦。

后主词中，是卿卿我我的他和她，欲语还休；易安的句中，却是眩睛摇目，风情无限，一派香艳色。为何如此炽烈？皆因那一份，对檀郎的深彻的爱。

如此才会不管不顾，义无反顾。

易安与赵明诚如是，从嘉与娥皇又何尝不是？

这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陌路相逢。他和她彼此遇见，让笑颜在共有的时光里游离，他给予她世间最荣光独有的爱，她亦陪他度过人生中最温暖的锦瑟年华。今生相遇，便已是高山流水，脉脉倾情。你一袭洒脱，便温柔了我所有的心语，从此，星月为凭，让这惊艳的时光，不再默默无名。



年年岁岁说相思，道不尽相思

长相思

云一緺，玉一梭，澹澹衫儿薄薄罗，轻颦双黛螺。

秋风多，雨相和，帘外芭蕉三两窠，夜长人奈何。

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。上言长相思，下言久离别。置书怀袖中，三岁字不灭。一心抱区区，惧君不识察”。《古诗·孟冬寒气至》中，这淡淡的相思之情、离别之苦，千百年来缱绻了多少人的情思？

相思便罢，却是清清浅浅，绵柔悠长，一封书信，一句别语，一支清曲，一泓流水；一弯清冷的新月，一盏迷离的窗烛，一簇丛生的嫩芽，一树盛开的繁花……时时处处撩人，点点滴滴入心。于是，常相思便成了长相思。

当南朝的民歌成为唐教坊乐曲，《长相思》又因着其一缕清韵入了词牌。有林逋的“吴山青，越山青，两岸青山相送迎，谁知离别情？君泪盈，妾泪盈，罗带同心结未成，江边潮已平”，又唤《吴山青》；有张辑词“山无情，水无情，杨柳飞花春雨晴，征衫长短亭。拟行行，重行行，吟到江南第几程，江南山渐青”，遂唤《江南山渐青》，更有《相思令》、《双红豆》、《山渐青》、《忆多娇》、《长思仙》等别名，不可一一细数。

名字再多，韵意、情怀还都是那一个。所以，自南朝而下，多少物是人

非，相思却并未因此而遗失。他站在这头，她站在那头，望不到彼此，眼神里却都是悠悠长长的思念。

新婚燕尔。秉着自古以来先结婚后恋爱的原则，他与她当真是游龙惊凤，两情相悦，如胶似漆。皆是才貌双全的人儿，又是那么对味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均是信手拈来，可不是高山流水觅知音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？爱情因着这些高雅的情趣在彼此的心中氤氲，如香墨浸宣纸，落下的都是白纸黑字的不灭印迹，隽秀而飘逸。

只是，礼数俱在，不可逾越。新婚后第三天，周家人接她回娘家。不过短短三天，他和她却早已是日日思君，时时牵挂。因此，虽不是离别，却也是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

新婚的绣房里，他独自体味着抽身而去的思念。梳妆台前，犹有她未尽带走的发香；明月床边，尚存她轻曼袅娜的身姿。相思如那寂静的夜，陪伴着他，辗转反侧。

夜，透亮而清静，而夜雨却是如此撩人，惹得他心生暗涌。索性，他起床，披衣，在铺就的宣纸上将她吟出。

“云一涡，玉一梭”，可不就是那轻巧的人儿，高高盘起的发髻，远望如一窝云彩，碧玉的发梭穿插而过，轻柔、素雅、高贵。“云”意指头发，温庭筠《菩萨蛮》中有“鬓云欲度香腮雪”之句。“涡”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绶青紫色”，这里是量词，指“女子的一束头发旋转盘结而成的发髻”。元薛氏兰英、惠英《苏台竹枝词十首》：“一涡凤髻绿如云，八字牙梳白似银。”

陆游《南唐书》第十三记载：大周后“创为高髻，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，人皆效之”。

但凡国色天香的美人儿，大概都配得上西子的妆容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大周后出身显贵人家，自小梳妆打扮必定是有一套规矩。耳濡目染往往会催